

墨畬錢鏞

叩舷憑軾錄

學圃餘力

風月堂雜識





卷之四
詩經
卷之五
楚辭

叩
舷
憑
軾
錄

姜
南
纂

中
華
書
局

叩舷憑弒錄

此據藝海珠塵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叩舷憑軾錄

明 姜 南纂

勸學文

勸學文一篇。宋荊國王文公安石之作也。通篇皆以肥家潤身之利。教導學者。所謂孝弟忠信。禮義廉恥。養其良知良能者。略不相及也。善乎李之彥之言曰。自斯言一入于胸中。未得志之時。已萌貪饕。既得志之後。恣其掎克。惟以金多爲榮。不以行穢爲辱。屢玷白簡。恬然自如。雖有清議。真之不恤。然司白簡持清議者。又未必非若人也。毋怪乎玩視典憲爲具文。一切真廉恥於掃地。氣習日勝。若根天真。惟知肥家庇族而已。亦不知其爲蠹國害民也。得非蔽錮於勸學文而然耶。是固不可不深責貪饕之徒。亦不可不歸咎於勸學文有以誤之也。

論曹操

宋景文公用曹操忌孔融。崔瑗殺之。操之字爲弗裕矣。孫權引殺融爲比。而斥虞翻。誅張溫。權之量又下矣。待賢少忌。唯劉備爲綽綽云。又曰。荀彧之於曹操。本許以天下。及議者欲加九錫。彧未之許。非不之許。欲出諸己耳。操不悟。遽殺之。然則天奪其爽。以誅彧。寧不信乎。此論深爲有見。然曹瞞尙不能容物。已見唐崔塗之詩。而荀彧之志。杜牧亦嘗道及之矣。

詩含怨刺

嘉興陳漢昭顯能詩。嘗題枇杷山鳥圖云。盧橘垂黃雨滿枝。山禽飽啄已多時。那知歲晏空林裏。竹實蕭疎風亦飢。此詩怨刺之意。見於不言之表。較孟浩然不才明主棄。及薛令之首宿長闌干之句。辭雖隱而意愈露矣。

題趙子昂畫馬

姑蘇沈石田啓南。嘗有詩題趙子昂畫馬云。隅目晶瑩耳竹披。江南流落乘黃姿。千金千里無人識。笑看胡兒買去騎。西涯李文正公亦有一絕云。宋家龍種墮燕山。猶在秋風十二閑。千載畫圖非舊價。任他評品落人家。二詩之意。皆惜子昂事元之非也。

宋仁宗明恕

宋仁宗時。程天球判大名府。有營兵背生肉。蜿蜒如龍。程囚其人于獄。具奏于朝。上覽奏笑曰。是人何罪哉。此贅耳。卽令釋之。而其兵輒已死。上頗疑之。一日對輔臣言。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。已是病也。又從而禁繫之。安得不死。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。上欲大用之。輒止曰。向來無故囚人。至今念之也。夫以唐太宗之賢。猶殺李君羨。而周世宗見臣下有方面大耳者。皆去之。生於疑故也。仁宗於此。其過二君遠矣。諡之曰仁。宜哉。

按察司官不糾劾

永樂己丑。車駕北征。遣都指揮吳玉徵兵湖廣。玉貪暴失期。上怒謂湖廣按察司官不糾劾。皆謫楊青驛。

給役。

慶樂園詞

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。自序云。慶樂園。韓平原之南園也。戊寅歲過之。有碑石在荆棘中。惟存古桂百餘。故末句亦有猶今之視昔之感。古木迷雅。虛堂起燕。歡遊轉眼驚心。南園東窗。酸風掃盡芳塵。鬢貂飛入平原草。最可憐。渾是秋陰。夜沈沈。不信歸魂。不到花深。吹簫踏葉幽尋去。任船依斷石。袖裏寒雲。老桂懸香。珊瑚碎擊無聲。故園已是愁如許。撫殘碑。又却傷今。更關情。秋水人家。斜照西林。余嘗讀此詞。不覺爲之增歎再三。夫花石之盛。莫盛於唐之李贊皇。讀平泉莊記。則見之矣。而宋之良嶽。至南渡愈盛。而臨安園囿如此者。不可屈指數也。今誰在耶。余爲童子時。見所謂慶樂園者。其峯磴石洞。猶有存者。至正德間。盡爲有力者移去矣。杭城中假山。稱江北陳家第一。許銀家第二。今陳家者。已斃之而拆去矣。止遺一坎。許氏者。自余結髮已來。不三十年。已七易主矣。吁。此奢僭之尤者也。君子貽厥孫謀。常訓之以勤儉。慎毋蹈此而取誚於後人焉。余因讀叔夏之詞。重有感也。於戲。

過宋陵詩

陳橋驛畔勢倉皇。點檢歸來作帝王。玉斧不揮螳後雀。朱牌空寫火中羊。早知金狄無誠約。何必珠襦有謾藏。泥馬南來成底事。江邊白塔更淒涼。此鄉先達存齋壘。先生宗吉過宋陵之作。無限傷悼不平之意。見乎其辭。斧鉞寓於吟詠之內也。

羅結

人以太公望年過八十始遇文王。佐成周業。而伐紂救民。以安天下。爲古今大老一人而已。嘗讀北史。魏以河內鎮將代人羅結爲侍中。外都大官。總三十六曹事。結時年一百七。精爽不衰。魏主以其忠慤。親任之。使兼長秋卿。監典後宮。出入臥內。年一百一十。乃聽歸老。朝廷每有大事。遣騎訪焉。又十年乃卒。結雖不敢比望。然其壽考。亦古今大臣之所罕有也。

僧可觀入院詩

宋乾道七年。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。請僧可觀主北禪院。入院之辰。適值重九。指座云。胸中一寸灰已冷。頭上千莖雪未消。老步只宜平地去。不知何事又登高。魏公擊節不已。呼使老而貪得。升高歷險。而不知戒。其聞此詩也。亦有所悚動其中乎。

作粥救饑

元大德十一年。杭州大饑。官設粥仙林寺中。饑民殍死。不爲衰止。何長者敬德。以施民振乏爲事。乃請杭好善而有財智者五七人。卽菩提寺作粥。夜鬻糲大甕中。明旦饑民以至先後。列堂廡下。或溢出門外。道上相向坐。虛其前以行粥。用兩人舁。一人執杓以注器中。食已以次去。日鬻米七八石至十石。始六月至八月。凡七十日。饑民無死者。石塘胡先生長孺云。往歲湖州作糜食饑人。糜脫釜猶沸湧器中。人急得食。食已輒仆死百步間。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。蓋懲湖州事也。有意哉。

東海翁自評

東海翁張先生汝弼。稟識奇異。充之學問。老且不倦。爲文章。典雅深厚。詩清健有風致。草書之妙。論者至推爲一代冠冕。然世所謂文人者。類近浮薄。先生惇尚行履。慨然以風節自持。雖論議間雜諧諷。而必以理勝。嘗自評其所能曰。人以書名我。吾自視文爲最。詩次之。書又次之。其他則非所敢知也。然羅一峯倫以言事忤大臣去國。先生慨然作詩送之。及守南安。謝病歸。民相與立生祠嶺下。又數請縣移文候安否。則其爲政可知矣。

黃堂

黃堂卽吳郡廳事。乃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。後太守居之。以數失火。塗以雌黃。遂名黃堂。今天下郡治。皆名黃堂。防此。或謂以黃歇之姓名堂。或謂二說皆非。古者太守所居黃堂。猶三公之黃閣也。紺素雜記。天子曰黃闕。三公曰黃閣。給事舍人曰黃扉。太守曰黃堂。見姑蘇志。

炎涼得失

東陽子俞子曰。人之一身。已自有輕重。足履穢惡。則不甚介意。若手一沾污。浣濯無已。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哉。舊有題湯泉者。最爲該理。如云。比鄰三井在山岡。二井冰寒一井湯。造化無私猶冷暖。爭教人世不炎涼。又云。人之得失。各自有時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。有朋友於試罷之後。聞望不著。遂欲舍書學劍。無所不至。龍舒王先生舉一絕曰。得則欣欣失則悲。桃紅李白各隨宜。雖然屬在東君手。問著東君也。

不知。夫炎涼在人。得失有命。君子修其在我者而已。炎涼得失。何預於心哉。

不用隸卒勾攝

宣德間。全椒章惠知溫州之平陽縣。奉公愛民。理繁就簡。凡百公務。不差隸卒勾攝。止用粉版。背繪刻隸。本甲乙爲次。傳遞勾攝。題其版曰。不貪不食。與民有益。人隨牌至。庶免譴責。人咸信服。不敢稽違。由是案牘清簡。囹圄空虛。

題四皓奕棋圖

威事伯王襄敏公越。題四皓奕棋圖云。暴楚強秦一局收。不應未著又安劉。就中諸呂真勍敵。賴得旁觀有絳侯。朱克粹云。一局殘棋尙未終。白頭何事到青宮。可應千里冥飛翼。卻墮留侯智網中。二詩威事之辭意勝也。

東軒鶴窗詞

臨川聶東軒先生大年。作小詞二闕云。楊柳小蠻腰。慣逐東風舞。學得琵琶出教坊。不是商人婦。忙整玉搔頭。春筍纖纖露。老卻江南杜牧之。懶爲秋娘賦。粉淚濕鮫綃。只怨郎情薄。夢到巫山第幾峯。酒醒燈花落。數日尙春寒。未把羅衣著。眉黛含顰爲阿誰。但悔從前錯。予師鶴窗翁和之。序云。臨川聶大年先生嘗作卜算子二闕。予自童子時誦之。至今不忘。歲晏風雪。夜坐無憀。取而歌之。孤懷悄然。因和其韻云。歌得雪兒歌。舞得霓裳舞。料想前身跨鳳仙。合作蕭郎婦。顏色雪中梅。淚點花梢露。雲雨巫山十二

蜂未數高唐賦。花壓鬢雲低。風透衫羅薄。殘夢膏騰下翠樓。不覺金釵落。幾許別離愁。猶自思量著。欲寄蕭郎一紙書。又怕歸鴻錯。二公之作。可謂鏗金戛玉矣。

中秋啓

宋趙祖穎奇謝景思偁同在太學。值中秋。趣人作會啓云。庾亮樓邊。漸覩掛簷之月。揚雄宅畔。蔑無載酒之人。方孤坐以無聊。欲就眠而未可。伏惟某輕財有朱家之度量。好客繼鄭莊之風流。酒滿樽中。屢極談諧之飲。錢流地上。曾無鄙吝之心。東閣之宴欲開。南樓之興不淺。雖一石滅燭。在淳于髡豈敢望焉。而五斗解醒。如劉伯倫不無覲也。願戒青州之從事。亟濡東海之波臣。心若搖旌。側聽黃金之諾。言猶在耳。晝追長夜之歎。過此以還。未知所措。祖穎之筆也。醞藉可愛。但恨太酸耳。

總兵官印文

國家以公侯伯都督掛印。充各處總兵官。印文遼東曰征虜前將軍。宣府曰鎮朔將軍。大同曰征西前將軍。延綏曰靖虜副將軍。寧夏曰征西將軍。甘肅曰平羌將軍。雲南曰征南將軍。兩廣曰征蠻將軍。湖廣曰平蠻將軍。皆柳葉篆。漕運總兵。無將軍名。稱其印曰漕運之印。疊篆文。若陝西止稱鎮守官。貴州蘇州等處。雖名總兵。俱無將軍印。

統幕

統幕之地。在北直隸隆慶州西南八十里。相傳遼主遊幸。嘗張大幕於此。因名統幕。俗訛爲土幕。又名土

墓。又名土木。皆訛也。本朝正統十四年。王師敗績于土木。大駕北狩。卽此地。元陳孚剛中詩。千里茫茫草色青。亂塵飛逐馬蹄生。不知何代開軍府。猶有當年統幕名。

朱靜庵

海昌朱靜庵。光澤教諭周濟之妻也。能詩。其詠梅花燈籠一絕。膾炙人口。其詠虞姬云。力盡重瞳霸氣消。楚歌聲裏恨迢迢。真魂化作原頭草。不逐東風入漢郊。才思不減李易安也。予年十五六時識之。今有集行于世。

學詩之法

學詩之法。先師孔子。道之盡矣。後之學詩者。不過曰取材漢魏。效法於唐而已。所謂性情者。未之講也。嘗愛元伯長宣答徐生問詩一律云。少日題詩愧老成。中年漂泊讓才名。師襄去亂亡周雅。宋玉悲秋學楚聲。月樹謾同烏鵲怨。陽岡何得鳳凰鳴。歸來信有餘師在。千古歌聲繫性情。性情二字拈出。於學詩者甚有益。

以醫寓諫

以下三則。見聊齋志異。今附此。

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。對曰。在養正氣。正氣完。邪氣無自而入。又問卿醫效率緩何也。對曰。善治疾者。必固本。急之恐傷其本。聖人所以戒欲速也。仁宗稱善。識者以爲用文以醫諫。

洪武乙丑庶吉士

湯陰伯郭忠襄公資。洪武乙丑進士。轉翰林庶吉士。由是觀之。則國初庶吉士在中書省。高皇帝既革中書省。乃改在於翰林耳。非文皇始賜名也。

庶吉士

國初庶吉士。或在中書省。或在文華堂。後改置翰林。偶讀梁用之徐孟昭傳云。孟昭登洪武乙丑進士第。行浙江道監察御史。入爲禮科庶吉士。日記事侍上左右。上方屬意天下進士。每朝羣臣退。獨進士留被顧問。上未退不得退也。由此觀之。則洪武中六科亦有庶吉士。不特翰林也。

莊荀揚子之文

以下四則見醉經堂
補遺編今附此

陳後山云。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。其說劍成相篇。與屈騷何異。揚子雲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。故思苦而詞艱。善爲文者。因事以出奇。江河之行。順下而已。至其觸山赴谷。風搏物激。然後盡天下之變。子雲唯好奇。故不能奇也。愚以爲文章以理爲主。而輔之以氣。莊荀之氣壯。故志節著而文愈奇。揚雄之氣弱。故志節靡而文愈澁。孟子曰。其爲氣也。配義與道。無是餒也。若雄其餒者乎。

胡端敏公論仁明武

胡端敏公世寧。嘉靖甲申。以吏部右侍郎。服闋被召。時羣臣諫上追崇者。伏闕號慟。聲徹內庭。上怒責以覆楚。降譴有差。公乃上疏。略云。臣昔效宋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。曰仁。曰明。曰武。蓋是三德以仁爲主。而明與武所以威之。譬諸天地。仁則其生成之德。明則其日月之照。皆不可一日無者。若武則雷霆時可。

一震而已。若震之數。或震之過。則天下之物何所容。而天威反褻矣。故說者謂是三者。仁或可過。而明過則察。武過則殘。決不可也。臣願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。下之司寇。責問罪狀。明白輕重。誅黜皆依律決。斷。姦不能惑。佞不能移。所謂武也。若乃廷辱之以箠楚。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。而體素怯弱者。一時不堪。偶斃雷轟之下。遂傷日月之明。而大爲天地生成之累矣。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。實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。然而傳播天下。書之史冊。鞭朴行于殿陛。刑戮上于大夫。非所以昭聖德之美也。臣願陛下謹之於後而已。又言新進英達。今雖議禮。一言有合。而以後難保。其事事皆是。舊任老成。今雖執禮。一事不合。而以前難謂。其事事皆非。聖明於是。唯以天地日月三無私心。照臨於上。其言是者從之。非者置之。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。私者黜之。無分彼此新舊。而先有適莫於中。天下幸甚。

古文三等

陳後山曰。余以古文爲三等。周爲上。七國次之。漢爲下。周之文雅。七國之文壯偉。其失騁。漢之文華瞻。其失緩。東漢而下無取焉。蓋周之文。六經孔孟也。七國之文。諸子之文也。漢之文。文士之文也。道失而意。意失而辭。可以見諸子不如六經。孔孟。文士不如諸子也。

曾子老而學成

宋景文曰。曾子年七十。文學始就。乃能著書。孔子曰。參也魯。蓋少時止以孝顯。未如晚節之該洽也。余以爲曾子之學誠篤。故功夫細密。而卒能傳夫子之道。著書立言。與六經垂憲。今觀大學次第節目之詳。知

其學之有本有末。而得乎一貫之旨多矣。所謂該洽。乃其餘事。